

●卯公 严伐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检察官在行动



最高人民檢察院
聯合中國書畫家

檢察官在行動



检察官在行动

邵公 严伐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号2号) 鞍山市铁东区印刷厂印刷

字数：230,000 开本：787×1092_{1/32} 印张10_{1/8}

印数：1—5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苍大

责任校对：张昕

封面设计：赵宏光

ISBN7-80527-096-1

1·37 定价：2.80元

要目内容简介

《阴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他的所为，中央领导人作过专门批示。他阴阳变幻，喜怒无常，活脱脱一个变色人；他狡诈、贪婪、荒淫、蛮横，十足一个市侩；他搞官、搞钱、搞女人，都到了疯狂的程度。可惜、可鄙、可恨、可叹。他人到暮年，却演出了一幕幕怪诞、罪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丑剧。其结局，既在意想之中，又在预料之外。

《色迷经理》

影视明星，这是一个多么美妙诱人的字眼儿呀！它迷幻、斑斓，使多少纯情的女孩为之倾心。电视剧培训班成立了。“多招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张副经理指示。他亲自过目、挑选。狼一样的目光盯着一个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新潮女性，他淫潮汹涌……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门关了，灯熄了，先是A姑娘，接着是B姑娘，C姑娘……

《特大团伙轮奸案侦查记》

一位农村妇女在4天内，在3个地点连续被3、4个男人多次轮奸，她在被挟持转移地点时，寻机逃走，向司法机关告发。这是一起罕见的特大团伙轮奸案件，案情重大，有关部门和领导极为重视，意在快速严厉查办。案件移送到

检察官手里，他们发现这桩铁案的发展 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真伪难辨，结局令人涕笑皆非，瞠目结舌……

《罪恶，已超越边境》

夜香港。艳香酒吧。灯红酒绿之中，劲歌狂舞之际，一位私家侦探推开依偎着他的女招待，起身走向电话机，抓起话筒……数日后，边境罗湖桥头，在过境的人流中，检察官锐利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位中年港客……

《铮铮斩妖剑》

“我若被拉到刑场枪毙，不能象那些男的，瘫软得让人家拉着走。”这是一个40多岁女人说的话。言后不久，在荒芜的刑场上，一声枪响，血溅黄土，她死了。可是，她那令人见而生畏的心术，她那令人惊叹的敛财术，她那令人称奇的交际术，连同她那个叱咤全国的“木材大王”的名号，却未与她的肉体一同泯灭。她死后，在全国各地，很多人仍在谈论她，甚至仍不断有人去找她。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

《殡葬车肇事奇案》

殡葬车滚落到下层盘山公路上，车身被山石树木撕扯得支离破碎。车厢内，一片血肉模糊，死尸与伤员横七竖八，交错倒卧，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胸腹部被豁开，呻吟和呼喊声象是从地狱传出来的。死伤的数字是令人震惊的：死亡11人，重伤17人，轻伤2人。殡葬车肇事怎么会死伤如此多人？检察官心中升起了疑团……

目 录

阴阳人	1
色迷经理	28
香港小姐与财迷处长	36
机密与爱情	44
殡葬车肇事奇案	50
“文革”查抄物资失落迷案	61
蓄水池下的秘密	71
她，自杀了吗？	84
八十六个“密码”之谜	88
“福尔摩斯”大夫	91
特大“轮奸团伙”案侦查记	96
追捕绑架者	106
“吸血鬼”现形记	112
罪犯潜逃以后	117
“魔女”在白天鹅宾馆落网	126

逮捕令终于发出	132
铮铮斩妖剑	146
古城下的较量	165
罪恶，已超越边境	175
山野冤魂	187
女“财神”闯江湖	205
第八起诬告案发生后	218
警钟，从校园传来	224
恶魔闹山村	235
今天，不是昨天	246
龙首山下伸冤记	254
一个无期囚徒平反记	268
罪从何来	276
在法律的天平上	282
沉冤昭雪录	288
他们将倪献策押上审判台	296
法庭外的追诉	309

阴 阳 人

茗 子 凡 之

迷人的广州东方宾馆之夜，时已11点多。夜空仍隐隐传来乐声，透过窗扉，外面射入的光彩是七色的，但在二楼的一个女服务员眼中突然映入了一束冷峻的白光，那来自2230号房的门口。

房门开了，一个熟悉的人物，前东方宾馆总经理，前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杨献庭，此刻站在了走廊上。

他依然衣冠楚楚，不过手上多了一副手铐，幽幽地映着寒光。

他依然象通常那样站在红地毯上，不过身边不是鲜花和贵客，而是5位代表法律尊严的穿制服的法警。

这是1986年3月20日。

被捕之夜的较量

并不是所有来访的人都能进2230号房的。这里，墙内有墙，推开门，迎面是一排立柜构成的屏障，不速之客就是站在门口，视线也无法成抛物线窥视里面的一切。进得门来，须绕个弯，才能进入杨献庭的世界。人们曾经诧异，一个以开放和豪爽著称的改革家，一个坦蕩蕩的男子独居，为何还要在房内垒墙自守？

杨献庭自1979年与妻子分居以来，一向时松时紧地闹离婚（1986年3月4日判离），这里就成了他的大本营。当然，这并不妨碍作家凭空构想总经理1985年春节在象岗山13号与妻子包油角的天伦之乐。

现在，2230的门铃响了，杨献庭打开门，发现一位高个儿女同志站在门口，这是工作组副组长老高。

“老杨，请过来谈谈，有空吗？”

挺客气的，可是能不去吗？杨献庭心里暗暗嘀咕，“第12次了！”在他的小笔记本上，准确地记上了工作组组长、副组长找他谈话的时间、内容。眼前这位来自市纪委的女副组长，本子上记载着与他谈话达11次，杨献庭充分领教了她与她的同事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人，制造舆论压他们不倒，笔杆子写文章他们不怕，在这豪华的东方宾馆工作，却每天到附近的“大可以”小食档上吃一碟肠粉一碗粥当午餐，抓不到他们半点把柄。杨献庭暗地里组织不明真相的人起哄请愿，可赶他们不走，反而被抓住了新的纰漏。

在工作组面前，他咆哮过，象舞台上的演员那样信誉旦旦，不过一旦发现对方胸有成竹不信这一套时，又会立即打起哈哈来，仿佛刚才是哄小孩似的。

1985年8月的一天，在市委大院，人们目睹了他那变色龙似的阴一套阳一套的表演。他是专程来找市纪委告状的，到9号楼前，遇上了老高，杨满脸寒霜，劈头就质问：“你们工作组为什么还不给我作结论？”老高一番话把他驳得愣了，他突然又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上楼并咆哮：“我就是检讨100次都行，但你得赶快给我作结论！”一转眼，他遇上了市纪委副书记王清溪，立刻堆出满脸笑容，又握手又寒暄，仿佛从来就没发过脾气。

在工作组面前，他也哭过，并非如作家所写的那样“眼泪几乎与他无缘”，相反，他很能哭，不是一般的流泪，有时还痛哭流涕——只要有用！那次老高与他谈到美国之行的问题，他躲不了，便很是伤心地挤了几滴眼泪。另一次，他暗中搞非组织活动，被抓住了尾巴，工作组李组长找他谈话，他又哭了。

这第12次谈话，时已黄昏，彼此都没有吃晚饭，话题又从最近的一篇报告文学开始了。当该文作者向杨献庭采访时，实际上杨已向工作组交待和承认了其中的不少错误，为什么一转身，又要用假相去哄骗善良的文人，通过他们的笔来翻案呢？

杨献庭没话可说。

还有，杨的活动，散发的材料，都证明他是根据某份绝密（只有极少数有关领导才能看到）的简报才组织（当然作者是不知情的）这篇报告文学作反击的，文中的要点恰恰是简报的要点，杨献庭的情报来自何方？！

他沉默着，精明地运筹着，突然开腔了：

“那是××告诉我的！她是×××的女儿。”他那仿佛提到伟人也要肃然起敬的样子，掩盖不住以攻为守的得意神色——你们才几级的小干部，难道能追上北京去？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用什么方式？怎么说的？”久经战阵的工作组不吃这一套，依然步步进逼。

“……是……是打电话。”

三问二问，杨献庭吃不住劲了，既然拉大旗作虎皮吓不住人，他只得改口了。（事后从他的笔记查实，他当时根本不认识××，连这个名字也是从中曾根访华时的报道中得到的）。

这时，在东方宾馆人民北一侧的后门，悄悄地开进了一辆白色12座的三菱牌面包车，车门开了，沿着那曾把杨献庭带到荣誉之巅的红地毯，走来了代表法律尊严的人。

红地毯走完了

时针指向6点30分，工作组老吴走过来。

“我们要收拾房间，你们改在老杨的房间谈好吗？”

“没关系。”杨献庭忙说。

谈话改在2230房，工作组老高和老何在场，老何说：

“今天，省检察院的同志要找你谈谈。”

杨献庭一愣：“那么说，是法律问题啰！”这位当过广州市中区检察长的人，知道事情起变化了。

他一直以为大局已定，在为复出而作各种舆论准备，想不到省检察院在工作组的大力配合下能迅速抓住证据，很快办完了全部法律手续，以至他的众多熟人竟没一个能事先发出警告，以至他抽屉里大量可作证据的资料全然没想到疏散、销毁。

这一切，正如作家笔下写的：

“那张大网终于束紧了……”

代表法律的人，代表党组织的人，都再次向他发出了信号，希望他抓紧此刻及时坦白交待，争取……

然而，他不相信诚实，他自己就是不断玩弄着诚实人的行家，因而他无法选择坦白。哲人说得好：对说谎者的惩罚最重要的不是他不被人相信，而是他无法相信任何人。最后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我没什么好讲的了。”他说。

房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察，在杨献庭面前，出现了他

曾如此熟悉的逮捕证，以及——亮锃锃的手铐。

此时，很静，很静，那“咔嗒”一下清脆的声响，在他耳中，就是一声霹雳。他后悔还是太小看了这个工作组，他们象密云不雨的天空，积聚了足够的电荷，终于，迸发出惊心动魄的闪电。

他一言不发，麻木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现在，让这位前总经理在宾馆再吃一顿晚餐吧。时已11点多，尽管工作组也陪着挨饿，今天中午在“大可以”粥粉档吃的一碟粉一碗粥早已烟消云散，但他们有胜利的喜悦支撑着，可杨献庭呢？

打开2230的冰箱，满满都是食物，人们劝他用点，今晚铁窗相对，没有夜宵的。

杨献庭强打精神，第一次戴着手铐用餐，嚼了两片面包，就说够了。

该出发了。

走廊的红地毯上，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红地毯通向底层。

红地毯走完了。

前面就是一排办公室。总经理室，门关了；人事部，门关了……保卫部的门开着，他们早接到通知，说有紧急任务，直到搜查2230时，才明白任务是如此特殊。

他木然登车，两眼茫然直视前方。车在转出后门的途中，不熟悉路的司机漫无对象地问：“喂，前面能出去吗？”

后座响起一个暗哑的声音：

“往前出不去，倒后，从那儿出去吧。”

说话的是杨献庭。

出了门后，汽车悄然没声地闯入夜幕之中。遥远的前方，是省检察院看守所。

午夜〇点，3月20日结束了。

一钱金子与万元港币

杨献庭被捕了！3·20之后，人们在悄悄传说，态度不一，众说纷纭。有人说，又是误传吧，上次香港《明报》不是吃过亏吗？

1983年12月5日，该报以“杨献庭谋私受贿，遭广州当局逮捕”为题，发了一则“爆棚”新闻。不过12天后，就有该报记者手持老总的亲笔信赴穗登门致歉，并在同年12月22日的报纸以较大篇幅发正面报道更正，还刊登了杨献庭的半身照，从照片上看，他挺胸昂首，双目斜睨，作坦然状。

《明报》不知道，正是在这前前后后，一位香港职员揭发杨的劣迹的信件已直飞北京，陈云同志阅后，批转广东。这与本地干部群众的揭发一起引起了注意，调查已经开始。

一天，杨献庭与一位老公安邂逅于途，他不无得意地说：“他们查了我那么久，查出什么来了？！”老公安深沉地凝视片刻，说：“假如我来查呢？”杨献庭笑容顿时僵住了，他的心并不坦然啊！

杨献庭，原名杨怀森，江苏邳县人，关于他的经历，宣传文章中颇多偏差及拔高之词，现不妨略作介绍，让其向读者报到。

杨生于1925年8月，在1943年11月参加革命队伍（江苏新兵大队）时已18周岁有余。参加革命以来未有上前线的记录，在部队的经历局限于在供训队、供给部、总兵站、银行

当通讯员、会计等。有趣的是，在他早期的报表中，还填明参加革命前有“土地7亩余”，是“种田”，成份是“贫农”，个人成份是“学生”；这些项目的填法后来渐渐就变了，变成家庭经济“什么也没有”，是“给地主做工”，成份是“雇农”，个人成份是“雇工”了。于是有了16岁就“折断地主放羊鞭”参加革命之一说。

无疑，他的工作能力一贯是获得好评的。他从1945年就开始当会计的经历，对他日后的理财大有裨益。从前他的品德也是被基本肯定的，正如人们不能把旧日的光荣当今天的资本，当然也不能把旧日的毛病当作今日算总帐的依据。

但是，在分析如此一个能力出众的老干部滑下去的轨迹时，我们想，1951年的一次小投机可能是杨献庭金融实践上的第一次试验。

那时他是河南禹县银行行长。人们发现，杨行长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金牙，他自己说：“再不愿穿土布衣服及盖粗布被子了，而开始购缎子被面、球鞋、热水瓶、镶金牙……”

1951年7月，他用积蓄买了黄金一钱多，当时牌价为每两105万元（旧币）。9月，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降为每两95万元，这消息，只有杨行长本人知道，他迅速利用时间差抛出金子，保住了自己不受一万多元的损失，然后才执行国家降价命令。

事后，他深刻地检查了自己“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损公利己的个人主义具体表现。”

如果说，当年杨行长的投机，不过使他占了国家相当于一元（现值）钱的便宜，那么，30年后呢？

杨总经理收受、索取了香港A公司港币18000元及实物

一批，为此他以国家的损失为回报：

东方宾馆与A公司签订了总交易额超过3000万港元的交易，在交易执行中，由于杨及少数人的庇护，A公司在39宗工程中瞒报了37宗，造成国家税务损失51.4万港元；东方宾馆的590万港元外汇存在A公司的银行帐户上。名为代购材料，实则利息全归了A公司（当年的杨行长能不懂这一笔吗？！）A公司向东方宾馆借材料折款及由东方宾馆代垫的材料款达108万港元及3万元人民币之巨，这巨款竟放之任之，以至无法追回……如此种种，国家损失至少达160万港元。

另外，在A公司受杨总经理委托，代购材料而花去东方宾馆的1660余万港元，其发票回执中，竟有96%是不合法的。办案中，检察院在国际刑警组织香港地区中心配合下核对了部分发票，其中竟有58%是伪造（包括涂改）的，——A公司非法牟利简直无法计算。

作孽呀！——这就是人民讴歌的那个改革家，那个信誉旦旦说自己没沾一分钱一心只为改革的老革命家？！

另外接受香港B公司价值14484港元的钱和物，杨献庭就少收该公司应付的房租49万元人民币（外汇券）。

英国伦敦C公司董事长G先生代办了杨献庭女儿出国“自费留学”，并付了320英镑的学费，杨就免收G先生的房租5.2万元人民币（外汇券）。

为了自己的私利有意识地让国家蒙受如此的损失，这需要何等“惊人的魄力”，何等的“厚脸皮”！

进口汽车事件揭秘

法国S公司驻中国代表T先生，近几天来一直心情烦闷，因为他代表公司与广州东方宾馆谈判的交易很不顺

利。

作为一种高级小汽车，C型车在东方宾馆出租车队中声誉不佳，司机们有一肚子的牢骚。

“的士（出租车）”！客人们在呼唤。C型车停下来了，但却没有后行李箱，客人大箱大袋的行李放不了，只好“拜拜”！

“的士！”东南亚华裔商人，港澳商人一看来的是C型车，摇摇头不要了；C型车的名字是“蚀到窿”（广州话谐音：吃大亏、亏大本）——太不吉利了，“免问”！

修理工抱怨，这车构造复杂，修理困难；

司机们说，这车在本地很难用上高速，造成冷气太小，刹车易损耗，作出租车不妥；

财务部说，买两部C型车的钱足可以买三部丰田车，可以既经济，又实用；

省计委也建议东方宾馆改买日本车。

上下反对，看来这交易要泡汤。T先生荒不择路，找到了香港一家与杨献庭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董事长F先生设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种“周盘”的场面。

“可以，”杨献庭豪爽地说，“不过……”他要求F先生承担他和他女儿五月份访英的8天费用，F先生乐得一口应承。

于是，杨总经理力排众议的气魄发挥出来了。他在车队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还是买C型车”。并立即由F先生代表S公司与东方宾馆签订了购车协议。

好快的办事效率！不明真相的人真会大为感动呢。

同年5月16日，杨献庭经香港赴美，并约远在伦敦的女

儿来美国会面。T先生不敢怠慢，与杨同机赴港，一下飞机，立即到南洋银行取出18000港元，连同身上部分现款兑换成2500美元，托F酒店机场分店经理H先生交给杨献庭。彼此心照不宣，哈哈一别。F先生则在美国接待这位贵宾父女。

T先生视此事为得意杰作，说：“别看东方宾馆上上下下都反对买C型车，但杨献庭是一把手，他说买别人也没办法。”

当然，在杨献庭的活动中，比这更果敢更无畏的行为还有的是。1984年初，泰籍华人K先生赠送了一部价值2000元人民币的佳能牌照相机给东方旅游公司，杨献庭见物心喜，当即取去“学用”，一用多时。过后，拿一部价值100多元的“傻瓜”相机报帐了事。

那么，现在把已查有实据的钱物罗列一下，也许是必要的。从1979年5月至1985年7月，杨献庭先后接受、索取外（港）商贿赂计有港币44320元、美元2760元、英镑320镑以及价值15000元人民币（折当时牌价）的实物——照相机4部、收录机3部、18吋彩电2部、17吋黑白电视机1部、音响组合1套、电冰箱2台、手表3块及高级衣物一批。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为这篇文章的琐碎而苦恼起来，多少篇写杨献庭的文章，充满着激情和理想主义，感人肺腑。我们却不能放纵激情，只能慢慢除去那虚伪的光圈，用算帐的笔锋去剥离骗子那云彩般的外衣，里面是市侩的肝肠、有铜臭，有淫欲，有封建主义腐败的硫化氢气味……

如果说，最能体现杨献庭的精明与胆识，仅在于敛财一事，那就太委屈他了，其实，在为儿女出国而钻党纪国法的空子时，他更大显身手。